

一下子什么都醒了。午夜梦回，你幻忆真……
一个人会成什么样，总是从有他最不认识的人投上光，
是这世上最好的办法。你不珍惜的，你便不再拥有。

悄悄的一线光

亦舒

著

新世界出版社



亦舒新经典



亦舒新经典

悄悄的一线光

「下什么都有了，午夜梦回，总觉寂寞……
一个人会感到寂寞的时候，总得从前途或不认识的人找上来，
作为上等的办法，你不珍惜的话便不再拥有。」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5-236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悄悄的一线光 /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2
(亦舒新经典)

ISBN 7-80228-009-5

I. 悄...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549 号

悄悄的一线光

策划：红书坊工作室 + 广州天地

作者：亦舒

责任编辑：罗平峰

统筹编辑：丁丽艳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32 开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28-009-5/1 · 002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亦舒

生于上海。

曾在《明报》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
和编辑。

后赴英国留学，任职酒店公关部。

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七年后辞职。

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并移居加拿大。



丛书策划：红书坊+广州天地

特约编辑：孙莉莉

责任编辑：罗平峰

统筹编辑：丁丽艳

封面插图：门乃婷

装帧设计：奇文雲海 
qwyh_cn@yahoo.com.cn



广田知道什么叫做穷途潦倒。

她已不能负担生活费用。

女儿绵绵只有两岁大，刚会走路，但她已经把保姆辞退，可仍然人不敷出，账单像雪片似飞来，付了这叠，那一叠又来了，广田疲于奔命。

家居开始肮脏，广田外形渐渐邋遢，孩子身上有股味道。

广田觉得她应付不了。

她向娘家求救。

抱着幼儿到父母家，事前已与他们通过电话，说有事商量。

到的时候天还未黑，父亲仍一贯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连头都没抬起来看她。

已退休的老父有两张床，白天躺长沙发上整日瞪着屏幕，不言不

语；晚上回到睡房，那里有正式睡床。

旁人来了，只得站着，或是坐椅子。

广田的母亲异常紧张生硬：“有什么事？”

广田一看情形，就知道免开尊口，一切无望。

可是母亲还这样说：“你父亲听见你要来，立刻同我说：‘她有事找人商量，你可以帮她便帮；你若不能帮她，叫她走，千万不要叫我，与我无关。’”

广田听得呆了。

她定定神：“呵，我是找你们商量，绵绵要读书了，是学中文呢，还是注重英文？”

她母亲见是这种问题，忽然松了一口气，脸上绷紧的肌肉十分戏剧化地松下来：“咄，原来是不相干的事，吓得我嘴巴干得像铁皮。”

广田羞愧，令亲生父母见了她如见鬼魅一样，一定是她的错。

她轻轻站起来：“我走了。”

她父亲忙不迭自沙发里跳起来替她开门，恭送她离去。

广田轻轻抱起女儿，走到门口。

她茫然想，将来，把这段情节写进小说去，读者会相信吗？读者能接受吗？

街角面包店有人排队买刚出炉面包，香传十里，广田不由得也去排队。她买了一只面包，给绵绵拿着吃。找到公共汽车站，回自己的家去。

到了家，斟杯水给小孩后，她拨电话给表姐广泰。

可以听到广泰那边水声哗哗，她一边说话，一边洗碗，也是个内外兼顾、分秒必争的家庭主妇。

“你也是，竟企图向两老借贷。”

“是，是我的错。”

“对老人来说，那一点节蓄即是命根。”

广田不出声。

“你究竟什么光景了？”

广田答：“很窘。”

“当初叫你不要嫁洋人。”

广田垂头。

“你不听。叫你不要做女作家，你又不听。”

“是，是我自取其辱，自掘陷阱。”

“那人回澳洲老家去了，君在何方？悉尼、柏斯，抑或堪培拉？”
都被他们说中了。

“稍微有脑的人都劝你这条通往死亡谷的路不可走，你偏偏不信。”

广田语塞。

半晌，她说：“我父母从来没问过我女儿叫什么名字。”掩着脸，觉得彻底失败。

“你本来想与两老商量什么？”

“想请他们代管孩子，让我出去工作。”

“你真异想天开，他们对那洋人深恶痛绝，怎么会替洋人带孩子。”

“可是，那也是我的孩子。”

“他们对自甘堕落的你更加厌恶，在亲友面前无法抬起头来，人家女婿女儿住大屋开大车，假日带了司机女佣水果糕点回娘家，你又提供什么服务？”

“广泰，给些鼓励好不好？”

广泰叹口气：“我上星期见过广超，才说起你，真不知你怎样才可以自这个无底洞里爬出来。”

到这个时候，广田发觉她又一次愚蠢地找错对象，只得说：“绵绵哭了。”

她挂了电话。

广田用手掩着脸。

少年时，四个表姐妹中数她最聪明最漂亮，她念英文学校，她们三个读中文。

想清楚了，她们从来都不大喜欢她。

今时今日，王广田电话一到，都猜到她不是想借就是想赊，匆匆打发她是正经。

末路了。

孩子累得睡倒在床角。

看样子，她得走最后一步了。

她累极，不吃喝，熄了灯，睡觉。

第二天，王广田抱着女儿到政府部门去申请救助金。

柜台后的公务员板着一张脸，以事论事，像是对王广田这种社会渣滓早已生厌。

“单身母亲？丈夫呢？”

“不知所踪，遍寻不获。”

上一次打长途电话到悉尼寻人，朋友在那边对妻子说：“又是那女人来找丈夫。”

非常厌恶的语气。

短短三年间，王广田从一个有前途的新进作家沦为弃妇，人见人怕。

最坏的地方是，她已经习惯忍耐这种脸色。

忍气吞声，最终变成社会的脚底泥。

走错一步。

不不，两步三步无数步，做什么写作人，应当去教小学生，收入稳定，职业高尚。

广田的头越垂越低。

那政府公仆忽然说：“天气凉了，孩子应添件衣服。”

广田诧异抬起头来。

什么，还有人关心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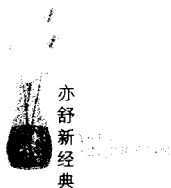
对方继续说：“才二十岁出头，大把前途，切莫心灰，江湖救急，过了这一段困苦时刻，大可东山再起，找份工作，发奋向上，扬眉吐气。”

广田怔怔落下泪来。

这好比横风横雨，衣履尽湿的时候，有人借伞替她遮一遮。

她点点头：“谢谢你。”





那公务员又低下头，不再言语。

原来是一个冷面热心人。

广田抱着孩子回家去。

电话录音里全是房东留言：“王小姐，欠租可否缴付？已经三个月了，切莫叫我召警，付不出请尽快迁出。”

广田忽然微笑。

她推开窗户，旧型屋村四邻都在装修，碰碰膨膨，不住敲击，吵得不能宁神，但是绵绵却一声不响，吃了睡，睡了吃，不管其他，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她会说话了吗，不知道，广田没有心思同她讲故事或聊天，只让她蹲在地上一个人玩。

这样下去，母女真会死在一起。

就算再站起来，不知要挣扎多久，才能走出这死暗的幽谷。

广田有点讶异，是怎样落到如此田地的？

忽然，她吸进一口气，走进浴室，放一缸温水，把女儿放进去，跟着自己也踏进浴缸，与幼儿一起洗澡。

肥皂都薄了，找不到新的；洗头水只剩一点点；没有干净毛巾；这家，也年久失修。

一切杂物用品，都需不停地、恒久地自超级市场抬回应用：卫生纸、洗衣粉、牙膏牙刷……

做人真烦。

小小绵绵浸浴有说不出的欢喜。帮她擦干身体，看上去判若二人，



她皮肤雪白，双眼晶莹，头发泛着金光，不折不扣是个漂亮的小小混血儿。

广田同她说：“妈妈没钱了，山穷水尽，油尽灯枯。”

在抽屉底找到最后一套小衣服帮她换上，呵，太小了，孩子不停长大，衣服鞋袜要不住更新。

母女坐在混乱的客厅中央。

广田问自己：现在，又做什么好？

吃面包度日已有多月，幸亏今日面包牛奶售价廉营养高，并无不妥。

她用手撑住头，把女儿放到托儿所吧，放弃写作，找一份工作，无论是接线生、售货员、快餐店都好，搬到租金更加低廉的地方去……

电话在这时响了。

广田吓了一跳，谁？莫非又是房东追债？

这样逃避真不是办法，她鼓起勇气，拿起听筒，打算再恳求宽限。

是一个陌生的但和颜悦色的女声：“是王广田小姐吗？”

广田如惊弓之鸟：“谁，什么事？”

“王小姐，我叫许方宇，是承德浩勋律师行的代表，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受当事人委托，想来探访你。”

广田糊涂：“律师，找我干什么，因为欠租？”

“不不，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帮助。”

“帮助？需要？”广田听在耳中，像是听到陌生的外语似的。



“我就在附近，十分钟后可以到府上，方便吗？”

“你当事人是谁？”

“这点恕我不能透露，他坚持隐名。”

广田问：“你愿意帮助我？”

“正确。”

“我在家等你。”

放下电话一看，绵绵抱着一只小皮球睡着了。

因有客人来，广田才发觉家里是何等脏乱。

茶杯都没有，茶叶罐空空如也。

咖啡、黄糖，早已用罄，拿什么招呼客人？

听她口气，一上来就用帮忙二字，又好像对她的情况甚有了解，算了，出丑就出丑吧。

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按门铃。

广田去开门。

本来应当提防陌生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过广田已经没有选择，她急需同情。

她请客人进来。

许律师有一张秀丽的鹅蛋脸，穿浅灰色套装，戴珍珠耳环，微笑可亲。

她一手拿着公事包，另一手捧着热咖啡及松饼。

她笑说：“你好，我可以叫你广田吗？”

比广田所有朋友都亲切。



她走进小公寓，并没有大惊小怪，像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她坐在沙发旁，看见小孩。

“嗯，这是小绵绵吧。”

“是。”广田垂下头。

许律师轻轻除下羊毛披肩，小心盖住孩子。

“来，我们谈谈。”

广田轻轻问：“谈什么？”她无奈地摊摊手。

“广田，你是一个写作人。”

“是，我挣扎三年，尚未成名，作品极少发表，退稿频频。根本不能赚取生活费用。”

“可是，你一直在写？”

“是，我喜欢写作，把心中要说的话全写出来，我就高兴了。”

“你用手还是用电脑打字写原稿？”

“先用手做笔记，然后打字，但是我需照顾幼儿，根本抽不出时间打字。”

许律师说：“但是你一直有动笔。”

“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写写，所以你看，我的家像狗窝。”

广田羞愧。

许律师一边喝咖啡，一边拍拍广田膝盖：“下次你来看看我家，我男友说是对知识分子一种侮辱。”

广田呆呆看着许律师。

多年没有人与她平起平坐地好好说话，广田有点心酸，人的际遇





一差，亲友就像见到瘟疫，争相走避，谁会坐着与她称兄道弟？

这时，许方宇问：“我可以看看你的原稿吗？”

广田羞涩：“这……”

许律师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

广田吸进一口气，走进房间，捧出两只鞋盒。

她坐到许律师面前，打开盒子，里边全是一叠叠原稿，虽然杂乱，可是有顺序，每张纸上都有号码。

许律师啊一声。

广田轻轻说：“原稿不获出版，没有读者，只是一叠日记。”

“这些都是散文？”

“不，我不喜写日志，这是两部小说。”

“长篇小说？多少字？”

“约三十余万字，陆续写了三年，怀孕期间，结婚离婚之际，每天都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从未间断。”

“嗯，是什么题材，是否爱情故事？”

“不，是侦探小说。”

许律师大表诧异：“什么？”

广田灰暗脸上忽然添增一丝亮光：“主角王绵绵是一个拥有特殊异能的十二岁女孩。”

许律师发呆：“你写儿童故事？”

“为什么不？孩子们除去孔融让梨及孙叔敖与两头蛇，还需要其他故事，《西游记》与《封神榜》又太过深奥。”

许律师看到这个身处困境的单身母亲整张面孔都亮起来。

她不由得感动。

一定是真心热爱写作，才会有这种表现。

她问：“我可以读这个故事吗？”

“这里，”广田说，“这一章已经打好字。”

“主角叫王绵绵，与你的女儿同名呢。”

广田答：“正是。”

许律师读了起来，头三行字便吸引住她，文字清浅，但情节紧张。

广田趁这个时候，把杂物略为收拾，可是门铃急促尖锐响起。

广田知道这是谁。

可不就是房东颜太太站在门口，一看就知道是要给王广田颜色看。

“王小姐，付房租了。”

广田不出声。

“欠了三个多月了。”

广田叹口气。

“我们房东也要吃饭。”

“我今日坐在这里不走了，你好歹开张期票给我。”

许律师捧着小说正读得津津有味，忽被吵嚷声骚扰。

“什么事？”她站起来问。

颜太太大喜：“呵，你有朋友在此，好极了，她或者可以帮你，王小姐欠租不交。”

广田窘得双眼发红。





许律师笑笑：“欠多少？”

“三个月，每月两万二千。”颜太太神气地把头一仰。

许律师一声不响打开公文袋，取出支票簿，写了数目，签好名字，交到颜太太手中。

“三个月欠租，兼三个月预缴，一共十三万二千，你看清楚数目可以走了，别在这里嚷嚷，现金支票由律师行发出，你小心，可立刻到附近银行存入。”

房东意外地愣住。

广田更是目瞪口呆。

许律师回到沙发上，捧起小说继续细读。

颜太太收了租，顿时和颜悦色起来，“唷……”她自己打开门走了。

广田像童话中遇到神仙搭救的樵夫一般，呆呆站在一边。

忽然小孩醒了，要妈妈抱。

许律师已读完一章，抬起头来，满面笑容：“写得奇妙之至。”

“谢谢，你是第一个读者。”

“可是儿童读物始终销路有限。”

“我明白。”

“我替你拿到出版社去试一试。”

广田张大了嘴：“你是谁，你的当事人又是谁，为什么这样好心？”

“广田，坐下来，请让我替你稍做安排，我会派一名秘书来帮你，另外，你需要清洁打杂女工及保姆各一名，那样你才可以有时间把鞋盒里的故事整理出来。”